



信天游长篇叙事诗

信天游

霍竹山 著
华月秀 剪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走西口

长篇信天游叙事诗

霍竹山 著

华月秀 剪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4N17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西口 / 霍竹山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12

ISBN 978-7-5613-8012-3

I. ①走… II. ①霍… III. ①叙事诗—中国—当代
②剪纸—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7.3 ②J5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5722 号

走西口

霍竹山 著

责任编辑: 孙国玲 张立

责任校对: 陈柳冬雪 郑世俊

特约审稿: 曹丹 杨媛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社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邮编 710062

网址: www.snupg.com

印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

插页: 1

字数: 100 千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13-8012-3

定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251046

序

行走在语言的源头

——写在父亲霍竹山《走西口》前面的疯话

重新读父亲的一部信天游叙事长诗，常常会想起这么一个词——源头。想起这个词时，我几乎看见了故乡的土地，看见了自己记忆的源头在那片土地上如庄稼般发芽、生长，蓝格莹莹的天空，红彤彤的太阳在炊烟里升起。我好像明白了信天游以及故乡的真正含义。

我小的时候，没有“封山禁牧”。村子里的放羊人，早上出门就是几嗓子信天游：“你妈妈打你你给哥哥说，为什么倒把个洋烟喝”“交朋友交上咱拦羊汉，索牛牛马奶奶常不断”“清油酸汤蘸搅团，咱两个好成面粘粘”，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历史、一种发自内心的炫耀；晚上赶羊回家，又是几声信天游：“黑头山羊打耳记，你要把人认仔细”“猫捉老鼠狗照门，你把谁当糊脑孙”“六月的黄瓜下了架，巧口口说下些哄人话”，一如骂街的歌声里，包含着委屈，也包含着艺术的真谛。现在，我很后悔没跟放羊人走上几天，学习他随口而来的信天游歌曲。上大学、读研时，我经常跟同学谈到生活化的陕北信天游，也将我熟悉的信天游用到我们的谈话中，真

是神了。大家说，这是新时代的“诗经”！

父亲的信天游让我想到很多，让我觉得有风吹过。我认为，是他本来就站在源头写作的缘故，他写的是源头的事，并用源头的形式发出自然的声音。一次，我和父亲坐在家里的餐桌上吃晚饭，灯侧着，照亮他脸的一边，牙齿在光线灰暗的另一面嚼动，同时牙齿在灰暗里偶尔闪一下光。这时父亲和我说起了信天游，说起了他的写作。我说，印度有《罗摩衍那》，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几千米海拔的青藏高原上也有一部口口相传的《格萨尔王》，这些都有各自文明的源头。那陕北应该说或者说必须也要有一部自己的史诗，一个自己的源头。过去我不知道谁能写出来这样的史诗，我相信你现在在写。哪怕没有写出来，你也已经坐在源头上看着了。等到写出来了，那谁又敢说陕北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片干掉的爱琴海。说着，母亲过来了，打开他另一侧脸旁的一盏灯，如此，父亲的整个轮廓都亮了起来。最近这些天，我读他写的《走西口》，几乎要看见源头的水流了下来。杨五娃和石榴花的爱情故事何尝不是罗摩与悉多的悲欢离合？杨五娃最后却与张巧巧成了亲，这恰恰又在印证着陕北人对于土地的绝望，绝望的土地上又生长着希望的特殊感情。而走西口的杨五娃不正是流落在外，夜夜期盼与家人相见的奥德修斯吗？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风、雅、颂中以风最为传神。风是什么，就是当时全国各地的民歌，就是各个地区的山歌、信天游。《诗经》中大量使

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其中对比兴的运用甚为绝妙。信天游大量使用比兴手法也正是源于《诗经》，这是中国众多诗歌的一个初始源头。这也是为什么父亲写的信天游能让我想到源头，想到我自己和源头有关的记忆。不过，这只是父亲信天游中和源头有关系的一小部分，甚至是最微小的那一部分。风也好，比、兴也罢，都是方式、手法而已，重要的是技巧之后所凸显出来的本身。父亲在《走西口》里写庄稼人无望的等待，“祈雨祈来一场风，直到春天刮到冬”，如此的等待，我其实是看见过的。他写想念，是让我震惊的语言：“前天称了几疙瘩蒜，一斤看成了四两半。掌柜进回两桶油，又当酱油又当醋。”“大米当成小米了，白糖当成咸盐了。花椒当成地椒了，韭菜当成青菜了。核桃当成花生，生姜当成萝卜给卖了！”这想念是要“迟早把家败光”“脑子里钻进了水”的想念呀，是生病了，上瘾了，是好不了、戒不掉了的想念。这想念就是想念本身，是想念的源头了。

迂腐者通常认为，源头早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当代还哪里有什么源头？其实不然。生于当代，死于当代，怀有伟大诗歌抱负的海子即是一位在源头写作的诗人。他的《太阳·七部书》的想象空间极为浩大，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以金字塔和敦煌为两极的中心。试想，“极”是什么？历史概念解释为最初，地理概念解释为边沿。在这样一部史诗里，如果说海子选金字塔为一极还是能说得过去的，毕竟还算靠近两河流

域，那同时选敦煌为另一极，就显得有点儿说不通了，和东边的太平洋相隔几千公里，和西边的两河流域又有数个大戈壁、沙漠之隔。其实海子选这两地为“极”，想说的是文明的源头。“极”不光是历史的、地理的概念，也是文明的概念，当然，在他的诗里，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我曾有幸去过敦煌，瞻礼沙漠里的诸神。打开莫高窟的一扇门，光先进去，照亮了尘埃，接着是神的一根手指，导游提着一个手电筒，神的脸忽然亮了，我膝盖一软，差点跪倒在地，要不是因为手电筒还照着我，可能我已经跪倒了。神不驱使人，若是驱使人，那就不可称其为神。我想，这驱使我快要跪倒的力量，就是文明源头的力量了。源头它过去有，在过去开始，可是过去有的那个开始并没有结束，它一直在，几千年来还在不停开始着。甚至哪怕有一个结束了，那它其实也是开始。西川编著的《海子全集》编入的第一首诗开始的、源头的诗是《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开始的一小节是结束，人都死了，而且埋了。“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这结束的一小节又成了开始，月亮永恒上升，落下，心脏在黑夜里一直跳动。然后，全诗完。我以为这是海子深情的“信天游”。

我曾经在一段话里写下这么几句：“有天，我走到

了语言的尽头，身上依然闪着人的光芒，舌尖上带着爱，因为我所带着的爱，是从源头带过来的。”如若是这样，尽头和源头也就一样了，只要发现了人之光芒的本身。这如同一棵树，根是尽头，在土地的黑暗里。根又是源头，是营养的开始。

想起有次在黔东南侗族寨子里听大歌的情景。没有任何人进行一丁点儿指挥，来自田间、厨房、洗衣服的河边的妇女们张口就唱。一瞬间，天空像是开了许多窗户，每个窗户前都站了一位音乐女神，如甘甜的泉水从千年前的源头涌出，这时，天空上最后一扇窗户里蹦出一道闪电，这是歌声的闪电，它令我全身震颤。震颤时，我想起了在家乡黄土高坡上唱信天游的汉子，想起了父亲深夜写作《走西口》时的场景：他写着写着，竟还在半夜里唱上两嗓子。这让我震颤的闪电和所能联想到的场景，皆是源头的力量。文明有多种，各有各的源头与发生，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多元”，地域多元，文化多元……过去没人理会这个词，因为交通不好，豺狼凶猛，正所谓“朝避猛虎，夕避长蛇”，大部分人一辈子只能在一元里待着。多元后来才有，以至于到现在，也许只有去趟月球才算出远门了。可即使这样，直到现在了，依然没有任何一元的源头是让人感受不到力量的，因为它的样子一直还在开始着。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道：“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

后面一般。”读到这里时，我知道父亲所写的便是梭罗所说的“最崇高的”“超越之上”的这类文字中的一部分。他写《走西口》用类似口语的语言写作，写出来了，却又是“口语背后”的。于是梭罗在书中之后的一段说：

“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而父亲不正是在写着一部属于陕北的《荷马史诗》吗？同时，又有谁敢说荷马创作《荷马史诗》时用的古希腊语不是当地的语言，况且，那时的雅典还只是一个小城邦呢。

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们大多受到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思想的影响，同时；又知道了兰波的“生活在别处”，以为“生活在别处”就等同于是“诗意的栖居”了，以活在他乡，在他乡打拼为荣。可对于我的父亲，我想这是绝不会发生的事。当他又老了很多岁，有人和他聊起故乡，我想他应当是这么说的：“我是陕北靖边县人，在一个叫金鸡沙的村子里出生，我父母一辈子住在老家，我一辈子的家也在那儿……”

余 庆

2014年11月18日

m u l u 目录

序

——行走在语言的源头

歌头 /001

第一章

杨五娃石榴花一对对 /007

第二章

杨五娃广德顺当学徒 /025

第三章

杨五娃当上了二掌柜 /045

第四章

红旗一展满山红 /059

第五章

口外的路呀长又弯 /073

第六章

寻上好汉劈天飞 /089

第七章

后边追来了黑马队 /101

第八章

我也要闹革命当红军 /113

第九章

一仗消灭了黑马队 /125

尾歌 /141

卿云烂兮

——写在《走西口》后面的话 /147

歌 头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一九五九年四月）

草山梁没树秃光光，
十年九旱闹饥荒。

年成说跌就跌下，
百十里路上没庄稼。

祈雨祈来一场风，
直从春天刮到冬。

庄户人难庄户人苦，
眼瞅着青苗不得熟。

青黄不接二月天，
娃娃不值一块洋钱。

剥下榆树皮当粮食，
草籽儿野菜顶饭吃！

观音土吃了肚子胀，
不做饿死鬼见阎王。

草山梁底下羊羔山，
五十里长涧三十里宽。



草山梁没树秃光光

十年九旱闹饥荒

有一个地主宋百万，
好田都叫他霸占。

窖里的糜谷长霉了，
埋下的金银沤土了。

穷人就剩下一口气，
宋百万还到处催租子。

生逢乱世草一根，
最不值钱的是人命。

宋百万就知道贪钱财，
恨不得把穷人的骨头卖。

天旱火着不算灾，
租子土匪和摊派。

人祸天灾紧相逼，
十家九家都断了米。

老人们南老山去逃难，
年轻人走西口把工揽……



有一个地主宋百万
好田都叫他霸占

